

小森的心事

周婉窈

學校的老師與同學叫她鄧明森。在家裡，爸爸、媽媽、姊姊、哥哥叫她「ㄇㄛˊ•ㄉㄨㄛˊ」。住在田莊的阿媽有時候叫她「憨孫仔」，有時候叫他「黎馬猴仔」。班上的應家瑜有一次問她：「鄧明森，妳媽媽叫妳ㄇㄛˊ•ㄉㄨㄛˊ，是不是茉莉花的茉莉？」她點點頭，又搖搖頭，小小的心靈一時迷糊了。那時候是民國五十三年，她唸大林國校二年級，是個極端小的孩子，我們姑且就叫她小森好了。

這一天，小森一直感到很後悔。

回到家，她把書包放到牆角，一個人背靠著屋柱，坐在榻榻米上發呆。姊姊、哥哥在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進進出出好幾次，剛開始還好奇地看她一眼，後來也就見怪不怪了。她呆坐了好久，終於受不了膀胱的飽漲，起身去上廁所。上完廁所，飛奔似地衝了出來，差點與姊姊撞個正著。

——ㄇㄛˊ•ㄉㄨㄛˊ，你在踵啥？

小森的媽媽十分愛乾淨，每天早上等丈夫、小孩都出門了，就開始揮灰、掃榻榻米。這個房子年久失修，縫隙很多，但小森的媽媽總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藏污納垢的地方，連紙門的細方格框都一塵不染。每隔兩三天，她就會盛盆水，用抹布把榻榻米和木板甬道仔細擦過一遍。小森最愛躺在剛抹擦過的榻榻米上，涼涼的，很舒服。

小森的媽媽每天也都掃廁所，廁所的地板從來都是乾乾淨

淨的。她在廁所門外擺了兩雙拖鞋，一雙大人用，一雙給小孩穿。小森不喜歡上廁所，因為地板雖然乾淨，臭味卻很濃重。小森家的廁所是日本式的，隔成兩小間，前一間是男生專用的小便槽，第二間則是全家公用。原本白瓷的橢圓形便器，因為長年使用，裡緣已積了一層可怕的黃垢。小森最怕往下看，但三次中總有一次忍不住看一眼。糞池裡的糞便若是很滿的時候，小森常擔心大便時糞水會濺上來——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。她最怕的還是廁所的臭味。平常是沉甸甸的悶臭。若是挑糞的剛來挑過糞，沉在底下最臭的陳年老糞一下子被翻攪出來，廁所就更臭了，臭味直鑽進鼻孔裡。每次上完大號，小森都感覺自己渾身是臭味，很不舒服。尤其是她那頭濃密的頭髮好像把全部的臭氣都吸住了，風一吹，自己都聞得到一蓬蓬的廁所味道。

小森家養了一隻毛色灰白相間的貓。姊姊、哥哥和小森最愛貓咪。小森從來沒擁有過玩具，她很羨慕鄰家的阿瑛有個金頭髮藍眼珠的洋娃娃。不過，小貓咪也很好玩。她最喜歡抱著貓咪，對著牠說話。可是，貓咪白天常不在，都在外面和別的貓廝混。剛養牠時，媽媽不准貓咪晚上在房間裡睡覺。他們在拉門外的地板上擺了一個紙箱，裡面塞滿破布，讓貓咪睡覺。但是，到了冬天寒流來襲時，哥哥、姊姊說貓咪在外面會凍死，要媽媽讓貓咪睡到裡面。媽媽看看溫度計，裡邊的紅心降到十三度，就答應讓貓咪住進來。可惜沒幾天，貓咪就在榻榻米上大便。媽媽一把抓起貓咪，要牠聞自己的大便，並往牠的兩腮左右各打一下。媽媽說，貓咪很聰明，知道自己做錯事。於是，每天晚上睡覺前，媽媽總不忘把廁所裡邊地板盡頭通外

面的小玻璃窗拉開，並把廁所的兩道木板門都打開一條縫，讓貓咪進出。從此，貓咪再也沒有在房間裡大便。小森想，小貓咪真的很聰明。不過，她常擔心貓咪晚上到外面時，不小心會跌到糞坑裡。小森的媽媽很儉省，晚上睡覺時只在「八疊的」上點個五燭光的小燈泡。廁所的燈平常是關著，要上的時候才扭開。小森常想，沒開燈的廁所一定很黑，雖然姊姊說貓在黑暗裡瞳孔會自動放大，但她聽了一知半解，還是忍不住替貓咪擔心。每天早上一起床，小森總要先看看貓咪還在不在。

有一天傍晚，媽媽在前院收竹竿上的衣服，隔壁阿勇的媽媽隔著籬笆叫，

——奧、桑，奧、桑。

——哦，張太太，煮飯末？

——還末。你知無？瘋坤仔伊大某生啊，真大壽哦。

——啥麼？

——講去便所，囡仔就生下了。撈起來已經死啊，是查某囡仔。ㄟ一ㄟ。

——真一ㄟ？

小森聽了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來。前不久，瘋坤仔和她的大某家裡要飯。大某肚子大大的，坐在小森家榻榻米外的木板上，媽媽陪她講話。後來她說口渴，要水喝。媽媽到廚房用碗裝了開水拿來給她喝。小森看著全身髒兮兮的大某用她們家的碗喝水，很不放心。晚上盛飯時，她很怕拿到大某用過的碗，但是家裏每個碗都長得一樣，認不出哪個是沾過大某口水的。

媽媽常說瘋坤仔雖然瘋，但人很有禮貌，每次一入門一定彎腰行禮，口中唸著：「頭家、頭家娘，好心好量，有飯好分

無？沒飯，分阮一角銀，好心好肝，子孫出狀元、做大官……」。他有兩個太太，大某頭髮很少，又黃又短，黏在頭皮上，細姨留著一頭長髮。阿勇的媽媽常說：「瘋坤仔人生了不壞，艷福不淺，竟然有兩個瘋仔要跟。」小森聽大人說，他們三個人走在一起時，大某還不准細姨並排走，細姨只好乖乖地跟在兩個人後面。小森從來沒看過他們三個人走在一起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

那天晚上，小森一直在想：大便時，小孩怎麼會掉出來？她想像撈起來的小嬰兒一定全身都是糞便，好可憐哦！從此，她更擔心貓咪會掉下去。她想告訴姊姊，要爸爸做一個蓋子，晚上睡覺時把便器蓋上。但是，便器卡了一層黏搭搭的糞垢，蓋子一定會弄髒的，掀起來後要放哪裡呢？她想了想，想不通要怎麼辦。

小森不只擔心小貓會掉到糞坑裡，她也擔心坐在她旁邊的王毓秀會聞到她頭髮上的廁所味道。前天老師說班上有些同學上課愛講話，要重新排座位。重新排座位後，她竟然與王毓秀坐同一張桌子。

王毓秀這個學期才轉來大林國校。她一來，就被老師派作「國語糾察隊」，和應家瑜一樣，下課時把講台語的同學名字記下來交給老師，被記了名字的人要罰五角錢。男生的糾察隊是周少康與倪尚仁，不過，小森她們女生反正不跟男生玩，所以不怕他們。小森本來跟應家瑜常玩在一起，自從應家瑜當了糾察隊要抓沒有講國語的人，她就遠遠躲著，怕被罰錢。她也躲著王毓秀，不過，常遠遠看著她。小森很喜歡王毓秀的樣子。

王毓秀每天都穿白襪黑鞋上學。小森也穿鞋子上學，但沒穿襪子，她們班上從田庄來的學生大多打光腳。小森和大部分的女生一樣，都頂著西瓜皮頭，後頸上剃出一塊青色倒三角形粗皮，前額溜海如劃直線，平板又呆氣。王毓秀也留短髮，但她的頭髮捲曲而蓬鬆，由額頭往後梳，在背後用個大髮夾夾住。她的白上衣特別平、特別白，繫肩帶的黑裙子打了很多褶，比別人都漂亮。小森雖然不敢和王毓秀多說話，王毓秀倒是常來找她玩。有好幾次，小森忘了說國語，王毓秀並沒有把她的名字記下來交給老師，所以小森很喜歡王毓秀。

王毓秀身上很香，每天都像剛用很香的肥皂洗過澡一樣。她的香味常讓小森想起糖廠宿舍裡的七里香。王毓秀也的確就住在糖廠裡。小森聽大人說，糖廠的小孩都很聰明。她覺得王毓秀很聰明，但卻考第二名，很讓他想不通。

有一天小森幫老師把習題簿抱到辦公室，二年乙班的張丙丁老師拿著照相機要幫她照相，小森正想立正站好，就聽到喀嚓一聲。老師說，照好了。過了好多天，爸爸拿到了一張很小的相片，就是張老師幫小森拍的。全家人圍坐在榻榻米上看了很久。爸爸說：怎麼照起來憨憨憨？他眼角笑眯眯的，好像很高興小森總算有了張相片。第二天，小森趁著房間沒有人時，把藤椅搬到掛有小圓鏡的牆邊。她站到藤椅上，望著鏡子裡的小森，覺得跟相片上的很像。她想自己大概就是「憨憨憨款」，不然阿媽怎麼老是眯著眼笑著叫她「憨孫仔」呢？

小森雖然考試都考第一名，她還是覺得王毓秀比她聰明。甚至應家瑜比她跟王毓秀都聰明，因為有一次督學來抽考國語，應家瑜考一百分。小森錯一題注音，九十八分，王毓秀錯

一題填空，一題連連看，九十六分。小森錯的是「螞蟻」的注音。她知道螞蟻是什麼，但老師還沒教。她心裡想螞蟻跟媽大概唸一樣，蟻和嘉義的義大概唸一樣，所以就注上了「ㄇㄩ、一」。放學回家，她問上六年級的姊姊，才知道原來是唸「ㄇㄩ、一」，不是「ㄇㄩ、一」。

小森跟王毓秀還沒坐在一起時，就已經成為好朋友了。有個星期六，王毓秀邀小森第二天下午到她家和她一起做功課。第二天吃過中飯，小森就要媽媽提前替她洗頭。小森還小，不會自己洗頭，要媽媽洗。夏天時，一天洗一次，冬天則三、四天才洗一次，因為小森家的浴室門窗不緊，風入如水灌，媽媽怕小孩洗頭招了涼（那個時候小森家還沒有吹風機），而且，媽媽說冬天不大流汗，頭髮不容易髒。那天小森的媽媽剛縫完一批外銷的毛線手套，比較有空，就幫她洗了頭。小森因此很高興，快步走在街上，感覺全身清爽無比。

糖廠是個很好玩的地方。每一家四週都種了七里香當籬笆圍起來。巷徑像棋盤一樣，方正整齊，每條路都有路標標著路名。小森常想，為什麼外面有中正路，裡面也有中正路呢？那麼，郵差怎麼送信呢？王毓秀的家也是日本式的，但比小森家大很多。王毓秀把小森帶到她經常寫習題的地方。那是個三面裝上紗窗的廊廡，地面舖著長方形木板條，最靠外的一面沿著紗窗嵌著木造的條凳，想是夏夜坐著乘涼用。王毓秀和小森把條凳當桌子，跪在地板上寫作業，高度竟然剛好。

寫沒多久，王毓秀到房間裡搬來一個玻璃罐，裡邊裝滿裹著彩色糖衣的健素糖，顏色很多，很好看。小森只吃過沒有糖衣的泥土色健素糖，看都看呆了。王毓秀請她吃，她拿了一顆

紅色的，放到嘴裡。咬破糖衣的剎那，舌頭被碎片的刃邊輕輕刮著，有種很痛快的感覺，讓她想再吃一顆。不過，媽媽有些地方管他們很嚴，不准他們吃別人的東西。小森猶豫了一下子，伸手再拿一顆黃色的，就不敢再拿了。王毓秀邊吃邊寫習題，一下子吃掉了好幾十顆。

寫完作業後，她們到榻榻米上玩積木。小森疊了一個兩層樓高的房子。王毓秀看了很喜歡，說，

——妳在家是不是常玩積木？

——我們家沒有積木。

——真的？

——真的。

積木玩膩了，王毓秀拉開被櫥，從裡邊搬出好幾本兒童讀物來。

——我姊姊說妳姊姊鄧明惠很會唸書，可能會考上省初中的狀元。

——不知道。

——妳姊姊常講故事給妳聽嗎？

王毓秀不等小森回答，接著說，

——我姊姊講了一個好好笑的故事哦。來，我來講給妳聽。

王毓秀在書堆裡翻找到一本書，

——就在這裡，妳看，這個漫畫好好笑。說有個人中秋節快到了，他要買一盒中秋月餅送給他的老板，因為每個人都要送，送的人才能拿到多的錢。可是他很窮，他沒有錢買中秋月餅。所以呀，他每天就沒有吃中飯，把錢留下來。妳看，中秋

節快到了，他就有了錢，買一盒中秋月餅。妳看，他的老板好胖。他把中秋月餅送給這個大胖子老板，老板就說：很好，很好，辛苦了。這個人中秋節的時候就沒有月餅吃啦。他看別人在吃月餅，就很想吃啊，可是他沒有錢買。妳看，他每天經過一個賣月餅的店，就要流口水了。後來，中秋節過了，沒有人要買月餅了，月餅就便宜了啦。一天比一天便宜啦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一個月餅一角錢，他好高興，他就買了一個月餅回家吃。結果啦，切開以後，月餅壞掉啦——我姊姊說發霉就是壞掉了，不能吃啦——好好笑哦。

小森從來沒聽過這麼好笑的故事，感到很快樂。她從王毓秀那裡接過書來，反覆把那篇漫畫又看了好幾遍。她覺得圖上寫的「發霉」這兩個字很有趣，好像看得到月餅裡長滿綠菇一樣，就在心中默記下來。講完故事後，王毓秀就趴在榻榻米上看一本圖畫書。小森也很想學她趴在榻榻米上，但是不太敢這麼做。

王毓秀媽媽進來找東西，看了她們一眼，說，

——阿秀，勿要趴在眠床上看冊，目睷會壞去。

王毓秀一聽，馬上翻身坐起來。小森等王毓秀的媽媽離開房間，便小聲地問王毓秀，

——妳媽媽怎麼會講台灣話？

——當然會，我們是本省人呀。

小森的哥哥與王毓秀的姊姊王鍾華都唸四年甲班。小森從糖廠回來就迫不及待地告訴哥哥，

——一廿，王毓秀她們家也是本省人。ㄟ一廿。

——本來就是。大驚小怪！

自從前天老師把她與王毓秀排在一起後，小森就很擔心王毓秀會聞到她頭髮上的便所味道。王毓秀不止身上有香味，她的頭髮每天都是蓬鬆鬆鬆的，有股茉莉花的味道。小森小小的心靈推想著，既然她能聞到王毓秀頭髮的味道。那麼，王毓秀也一定能聞到她的頭髮的味道。她認真地相信，王毓秀一定聞到了，但是不好意思說出來。爲此，她的心田第一次灌滿了很不好受的羞恥感。每當王毓秀頭髮上的茉莉香味飄過來時，她就下意識地把椅子往外挪開一點。她不想在家裡上廁所，可是學校的廁所更臭更髒。她想多洗頭，可是，現在是冬天，媽媽不會天天幫她洗。而且，就算剛洗過頭，一進到廁所，馬上又臭掉了。小森想，王毓秀一定在心裡偷偷笑她，可是，她是沒辦法的，不是不愛乾淨。她好想告訴王毓秀：她是沒辦法的。

這一天，小森上下午班。第二堂下課鈴響後，坐在隔壁排的李美玉來找王毓秀玩。李美玉也住糖廠，但是她住在煙囪後面的一排矮房子裡，有時候上學也沒穿鞋子。李美玉很喜歡王毓秀頭上的黑色蝴蝶髮夾，湊著看。

——王毓秀，你的頭髮怎麼這麼香？是抹什麼東西？

——沒有啊，我天天洗頭。妳天天洗頭嗎？

——沒有。一個星期洗一次。

——真的？

王毓秀露出困惑的樣子，轉頭問小森，

——鄧明森，妳幾天洗一次？

小森感覺像挨著媽媽煮飯的小紅炭爐一樣，兩頰被烘得火燙燙的。她一時沒辦法說三、四天才洗一次，慌亂中便說，

——我們家的廁所好臭，每次上廁所，頭髮都好臭。聞都

聞得到。

——真的？讓我聞聞看，

王毓秀湊過來，認真地聞了好幾下，

——真的有點臭，怎麼以前都沒聞到？

這個下午，小森沒有再和王毓秀講話。下課時教室都很熱鬧，王毓秀好像沒查覺有什麼不對勁的。降完旗，小森夾著書包飛也似地跑回家。然後，她一個人悶悶地坐在榻榻米的一個角落上，很後悔告訴王毓秀她的頭髮有臭味。

要吃晚飯時，姊姊發現小森還坐在榻榻米上發呆，便說，
——ㄇㄛ˙ㄉㄨㄟ，吃飯啦，妳又憨憨地在做啥麼？

《自立早報》副刊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十二、十三日